

唤醒尧家林

○李御

钻进历史版图,去找寻一个个族群的源起,繁衍、兴盛,迁徙、扩散,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。在一片偌大的土地上,那些贯通南北、跨越东西的古文明遗址,如同璀璨群星散落其间。山顶洞遗址,蓝田遗址,河姆渡遗址,马坝遗址,它让我们知晓了,我们是从那里来的。

遇见古遗址,既有旧的认知,当然也会有新的发现。通城县麦市镇的尧家林遗址,应该归类于后者,据当地人追忆,尧家林的被寻见,仅有四十多年。

当我站在尧家林遗址的那一刻,即使用非专业的眼光,也能发现,此地绝对是一块物产丰饶,宜居宜业之地。

幕阜山伸展出的小山岭,将尧家林纳入怀中,三面环山,一片高地在广阔的田畴中,依势突起,虽有年代堆积的可能,但起初地势绝对高于周边农田,总体属亚腰型台地。对于山洪肆虐的山区,防御水患是选址的首要因素。

一条河流呈半月形环抱遗址,既可灌溉农田,亦可疏浚山洪,还可捕鱼捉虾。

遗址被茂密的茅草与杂树所覆盖,在空

隙处,同行的朋友们几乎都瞪大眼睛,峻巡捕捉,企望能找到那怕一星半点古时遗物。还算有幸,我们其中有人还真捡到了“宝贝”,我也找到了一枚箭尖。当然,更大的器物,肯定在更深的土层中。稍有所获,也算不虚此行。

我在想,古人选择居住地是集智慧而大成。

十年前,我曾寻访过荆门的“屈家岭遗址”,写下过这样一段文字:“这里因河运而繁华,形成贯通豫、鄂、湘、川等地的古文化带,站立河道旁,浮想当年舟帆蔽日,笙歌盈岸,市井走卒穿行其间的喧腾与富庶,那是怎样一幅旷世盛景。”

武汉黄陂的盘龙城遗址,因离我居住地很近,很多次专程踏访。择水而居,因水而兴,不愧于古人的最近选择。一座古城,滋养并勃兴了一座现代化的大城。这方遗址,对南方文化融入以夏商为中心的华夏文明体系,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。

尧家林遗址亦有异曲同工之妙。遗址位于麦市镇陈墩村与冷段村交界处,距今约4500至5000年,面积三万多平方米,属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。有考古专家认为,初始的“龙山文化”,后不断向中原与南方延伸,尧家

林遗址应为“龙山文化”一脉,又因尧家林地处鄂、湘、赣三省交界之地,与“南越文化”亦有关联。应该说,地理位置的优越,催生了尧家林遗址。

尧家林在沉睡数千年之后,初次被唤醒,应归功于当地村民。上世纪八十年代初,村民在犁田耙地时,发现了一些如箭、如刀、如斧的石片,而这些物品有着明显的打磨痕迹,后来又发现了土陶制品,外型还有丝线缠绕的印痕。

县、市文物部门闻讯而至,省城与高校的考古专家也陆续赶来。俄罗斯学者,台湾与广东高校的专家也组团实地考察。在现场,发现了古民居屋基、灰坑、灰沟、制陶作坊、墓葬与祭祀区。目前共有300多件文物存放于市、县博物馆。

专家们一致认为:尧家林文化遗址对于研究新石器时代文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,是承接“龙山文化”“石家河文化”“南越文化”中极重要的一环,有高校已将尧家林类型纳入考古教科书,新石器时代几类文化类型在鄂南地区有了承接的载体。2002年,湖北省人民政府将尧家林遗址列入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

位,同时还列入全省考古重大发现之一。

在尧家林遗址旁,我们见到了当地村委会领导,他们对遗址发现的前前后后,一一道来,如数家珍。溢于言表的愿望是,如何彻底唤醒尧家林,让千年古迹重见天日,完整呈现。而他们现在所能做的,是向上报告,修建遗址围栏,禁止耕种与乱挖乱伐。在未全面开发之前,尽力保护遗址,也是一种无奈与最佳的选择。

在遗址背面的小河旁,偶遇一位驾驶农用车前来种藕的小伙子,我俩攀谈起来。他谈家事、谈房舍、谈婚嫁、谈收入,滋润的小日子,从小伙子的言语与脸色中亦能清晰感受到。末了,我俩还是谈到了尧家林,他满是企盼地说:“要是能早日开发就好了!”

能早日开发,肯定不止是他一个人的愿望。

远山如黛,碧水长流。

此刻,尧家林是静默的。但倏然反转,盛世之年,尧家林也许是躁动的,他肯定会想到让自己的黎民子嗣,能领略他们数千年前的风采。

唤醒尧家林,就是唤醒一段历史,也是掀开史书中的重要一页。



绿意盈城

徐志祥 摄

许你一窗清凉

○聂楠

细碎的水纹。水面上的云影、叶影被揉得松散,光影错落,隔着窗户静静看着,整个人都松地下来。潮湿的风穿窗入户,带着水汽,驱散了屋内积攒的温热。

荷花就在雨停风缓的日子里,慢慢开了。花骨朵一根根挺立在叶丛之间,紧紧饱满,透着淡淡的粉。有的微微张开小口,露出内里纤细的花蕊;有的完全舒展,花瓣轻薄柔软,姿态从容自然。花色淡雅朴素,不张扬,不浓烈,嵌在连片的绿叶之中,干净耐看。阳光落在花瓣上,通透温润,细碎的光影落在窗台上,轻轻摇晃,把闷热的午后衬得温柔许多。

窗前的夏天,藏着细碎又生动的动静。日头最足的午后,蝉声在枝叶间悠悠响起,不喧闹刺耳,只是稳稳衬着夏日悠长。塘里的锦鲤自在游动,时不时穿过花叶倒影,尾巴轻轻一摆,就搅乱了水面的光影。微风穿过窗棂,带着淡淡的荷香,浅浅淡淡萦绕身旁。安安静静坐于窗前,不用刻意纳凉,清风自来,暑气慢慢消散,身心都觉得舒展安稳。

清晨与傍晚的窗景,最是妥帖舒服。清

晨雾气淡淡的,笼罩着荷塘,花叶朦胧柔和,风温气爽,一室通透。傍晚夕阳西垂,暖色光线铺满塘面,给荷叶、荷花染上温润的色泽,水波粼粼,光影温柔。随着天色渐暗,白日的燥热慢慢褪去,晚风轻轻吹拂,荷香浅浅浮动,窗边的时光变得缓慢又安稳。

待到夜色铺开,月色浅浅洒落,荷塘又是另一番模样。月光铺在叶片与花瓣上,素净柔和,四下安静下来。白日里的闷热彻底散去,只剩晚风轻拂花叶的微微颤动。淡淡的花香漫进屋里,清润恬淡。静坐窗前,看着月下静美的荷塘,心绪慢慢沉静,整日的浮躁都缓缓散去。

夏天的日子漫长又闷热,很容易让人心生烦恼。好在窗前有这一方荷塘,时时递来清润的风与恬淡的景。不必远行寻幽,只需安然静坐,看叶摇花静,听风过水塘,便可以在炎炎盛夏里,守住属于自己的一片阴凉。

一扇小窗,半塘荷色,消解了盛夏的燥热。年年夏日如期而至,这一方窗景始终如初,静静守候,温柔赠予每一个静坐窗前的人,一窗清宁,一夏清凉。

为故乡许下一个春天

○喻雪金

去年冬日,通山县新联会的王清会长来村里开展慰问,那是我第一次见到她本人。

她带来了一车食用油、米面等物资。我陪着她,挨家挨户送去这份温暖。那天风很大,她扛着略显沉重的慰问物资,脚步却很快,一头齐腰的卷发在风中飞扬,灵动又好看。

最后一户人家住在山脚下。老两口都已年逾八旬,岁月在他们身上刻下了深深的痕迹。本就体弱多病的老太太,前年不幸彻底失明,从此,她的世界陷入一片彻底的黑暗,只能常年蜷缩在狭小的床上。儿子离了婚,留守家中,耕种几亩薄田,还要照料年迈的父母,孙子还是一名残疾人。这一家人的情况,牵动着很多人的心弦。

我们轻轻推开那扇门,屋内简洁朴素。将带来的米和油放置在堂屋后,王清跟着我走进老人的卧室。她的脚步变慢变轻,像是怕惊动了什么。走到床边,她缓缓坐下,身子微微前倾,声音软得像春日的风:“大娘,我是王清,来看看您。”老人耳背,眯着眼睛辨认了许久。王清也不急,就那样挨着老人,再次把自己的名字说了一遍,问老人在家是否闷,夜晚睡眠是否安稳。两个人头挨着头说话,像久别重逢的母女在聊天。

闲聊一会儿,王清从包里拿出一千元钱,轻轻塞到老人的枕头底下。我弯腰凑到老人耳边说道:“大娘,王会长给您送了米和油,还在您枕头下放了一千块钱。”老人伸手在枕头下摸索,同时想要推拒,连连摆手说这怎么行。王清轻轻按住老人的手:“您收下,买点爱吃的东西,把身体养好,下次我再来陪您唠家常。”老人紧紧攥住她的手,眼圈泛红,半晌才开口:“好人啊……”

回到村委会,我邀请王清到村委会门前的河堤上走走,她爽快地答应了。

“王会长,您带着米面粮油来看望大娘,这份心意已经十分厚重,不用再拿钱的。您每年帮扶的群众那么多,也很不容易的。”走在河堤上,我忍不住开口说道。

她脚步微微一顿,目光变得悠远深沉:“大娘日子过得这般艰难,脸上依旧挂着纯粹的笑容,让我心生触动。她身上有一种力量,是那种再难也要笑着前行的力量。”说完她继续前行,夕阳余晖勾勒出她纤细的身影,满目鎏金,宛如一幅动人的画卷。原来这位女强人的另一面,是将心事掰碎了,慢慢咽进肚子里的女人。

在结识王清之前,她的事迹早已传遍全县乃至更远的地方。她主动辞去安稳的体制内工作,开办诊所。在事业蒸蒸日上之时,她又做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:关停诊所,远赴杭州开拓事业。回乡探望母亲时,看到因为空心化而变老的家乡,她站在村头的老枇杷树下潸然泪下,于是又带着数千万元资金返乡创业:开垦荒山种植枇杷;建成全市首条冻干食品生产线,让本地滞销水果火爆起来;打造电商直播基地,让家乡特产走出大山、销往全国各地。这条创业之路布满风险与坎坷,常人根本不敢尝试。资金、技术、市场,哪一样不是坎?可她一步一个脚印攻坚克难,让家乡重新焕发烟火气息,让全县上百种特色农产品如同璀璨星辰,点亮乡村振兴的未来。

“最难的时候,我整夜失眠,嘴上长满燎泡。是乡亲们一路支撑着我走过来的。这家送来一篮土鸡蛋,那家拿来一包自家晒干菊花,还有人声不响地到枇杷园里帮我干活。”谈及过往,王清言语间满是感激。我听完心中更生敬佩,能够被乡亲们真心相待的人,必定也一直真心善待乡里。她一身侠骨,能够扛起千斤重担;心怀柔情,能够温暖万家;心底始终怀揣着一份梦想,梦里漫山金黄,村落烟火绵长。

那次相遇之后,我才真正读懂了王清——不只是雷厉风行的女企业家,而是把故土牢牢放在心上,把乡亲们的点滴温暖刻在骨头里的女人。她为故乡许下了一个春天,我坚信,这片山野终会如她所愿,年年繁花满树、硕果压枝。



夔门赋

○程香喻

楚蜀襟喉,瞿塘天堑,双峰对峙,是为夔门。壁立万仞,截大江而横空;涛奔千里,破重关以惊雷。自古称雄天下,雄冠三峡,雄镇巴渝,亦雄峙吾楚江之首,壮鄂西万里山川。

余曾登临白帝,凭高四望:赤甲倚天,白盐插汉,一江怒水,夺门而出。旋涡壅涌,险过滹沱;长风呼啸,声若龙吟。忆昔舟楫未兴,机轮未启,上蜀之道,唯恃纤夫。肩挽长绳,足蹬绝壁,身临万丈深渊,心寄一线微命。江风怒号,石坠魂惊,多少壮士埋骨波涛,多少望妇化石江干。此门之雄,亦含千古悲凉;此门之险,曾系万民生死。

地以人重,景以文传。先主兵败夷陵,白帝托孤,留千秋忠义;武侯鞠躬尽瘁,志存汉室,照一片丹心。李白放歌,轻舟已过万重山,豪情破空;杜甫羁旅,两年吟成四百篇,诗魂在此。自唐而宋,骚人墨客,往来题咏,浩如烟海。夔门不独为山川之险隘,更为华夏之诗城,是江河文脉所聚,是古今肝胆相照。

亿万年地质沧桑,铸此雄关;千百代兴亡代谢,存此青史。它是地球落笔山河的长信,是华夏镌刻岁月的丰碑。上承洪荒,下启今世,既是天造地设之门户,亦是诗史、史迹、民魂、国魄共铸的诗史。

今江山依旧,夔门巍然。风仍似昔,水仍奔流。登临送目,慨然以思;雄关不语,见证兴衰;大江不息,流淌文明。吾辈身自荆楚,亲履斯地,仰天地之雄奇,感古今之浩茫,遂作斯赋,以记此行,以志此胜,留与江山共证。

红船颂

○吴步书

长夜茫茫赤县天,千里狼烟,一叶舟寒。旌戈粹影动尘寰,地震天翻,虎踞龙盘。

傲立潮头百余年,风也巍然,浪也巍然。高桅擎日自扬帆。小小红船,代代红船。

父亲

○王原昌

条条田埂,印着父亲的身影
或直,或弯

大半生,只踏得动半垄干硬的黄土

脊背一年年弯下去
压着岁月的暗流
旧屋檐下,他守着沉默
把每一个破晓的天光
死死嵌进骨头缝里

从前我唤他一声
眼底便骤然亮起
那是独属于我的,一寸星光

后来我才懂,那光亮
原是磨得发亮的镰刀
日日刮擦着掌心的纹路
把日子啃出的豁口
一寸寸,沉进掌上沟壑

穿上一身蓝

○镇九州

那年夏天
我穿上一身蓝
镜子里的自己
陌生又新鲜
走街串巷,衣服湿透了
背后牵开一张盐斑的地图
队友笑我是“行走的蒸笼”
我笑他晒得比包公还黑
把单车摆正,把街道摸透
把每个居民的期待稳稳接住
市容秩序和人间烟火中
总得有人站成那条线
年轻的时候穿上一身蓝
是开始扛起了什么
一条巷的肌理
一座城的体面
只要天亮了
街是净的,路是通的
人心是舒展的
蓝制服就显得那么酷,很酷
年轻时穿上一身蓝
就是把自己种进这座城
有一天会长成行道树
给路过的人,一片荫